

自传体小说

BOOK 2

我

ME

张辛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BOOK 2

我

ME

张辛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 BOOK 2. /张辛欣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02 - 1071 - 0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921 号

Copyright (c) 2010 by Zhang Xinxin

All rights reserved. Registered with the Copyright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author.

我 BOOK 2

WO

张辛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8 印张 187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71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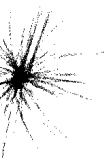
I · 1043 定价: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目 录 | Contents

卷一 奥德赛-江湖	I
斯蒂夫 vs. 瓦格纳	3
Part 10 “漂泊的荷兰人”	4
离家出走	18
Part 11 离医生近了，就离契诃夫不远	23
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朋友	
藏在口罩后面	
毒版图	49
Part 12 无毒小说金三角	52
医疗队员手记	
孟加拉虎与大仲马	
你什么时候祈祷？	84
你愿意嫁给我吗？	92
卷二 婚 约	93
Part 13 相 遇	95
Part 14 选 择	110
Part 15 骗 婚	125



Part 16	初 夜	142
Part 17	蜜 月	153
Part 18	自 焚	193
地狱之前		217
尾声 重现的时光		225



奥德赛—江湖 | 卷一
Odyssey - Jianghu

斯蒂夫 vs. 瓦格纳

Part 10

“漂泊的荷兰人”

我有点吃惊斯蒂夫不喜欢尼采。在他眼里，我心仪的疯癫、孤独的尼采，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

“那么海德格尔呢？”我随意问。

“不喜欢。他公开支持纳粹。”

“呵呵，你这种历史真实伤人心啊，你知道，在我们那边，要是不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敢自诩是知识分子呢。”

“哦，这本书在我大学时代也流行校园，好多人捧着读，我受不了，够一个《战争与和平》的！”

我又暗自吃一惊。《战争与和平》，这小说名字对我意味着“古典博大”。当斯蒂夫提到这部译成英文一千页的小说，是冗长沉闷的代名词。

经典不是都能共享的，我们早已有此共识。稍微纠缠的话，在斯蒂夫看来，托尔斯泰解放家奴，散家产，天真幼稚，没有几年，托氏的粉丝，闹十月革命的，用暴力彻底颠覆了古典世界，开了20世纪革命的坏头。“那，”我不由得追问一句，“列宁坐着火车秘密回归领导革命，你觉得，他对用暴力手段整顿世界有责任？”

“当然。”

斯蒂夫斩钉截铁。

“使用暴力手段，对外对内，严酷整肃自己人，是斯大林吧？”

我问，其实只是想完结这类严肃话题。

“根源不在斯大林。”

“列宁知道在干什么？”

“当然。”

我不由得沉默，但不由得想——惯性地想，用我那部分世界的曾经看法，反暴力革命的斯蒂夫你，够“反动的”！你那部分世界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写的？……不由得不得政审他一下。

“是我自己读来的。”斯蒂夫回答。

“高中加大学，美国课本是吧？当然啦，你从小生活在铁幕那边，哦，这边嘛。”

我曾经在铁幕的那一边，如今在这边。虽然，铁幕倒了。

“课堂讲的，也是我自己读来的。”斯蒂夫仍然坚持，非要用他的职业习惯，律师与法律条文的存在关系，把他的现实来源注明算完。他说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禁的文件，还有再早美国弄到的对公众展示的文件，说明列宁本人赞同杀害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沙皇的子女。不经心地，斯蒂夫数落“肃反”，“契卡”，“捷尔任斯基”……

“斯蒂夫，”我叹口气，“你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秘密警察头子，杀害自己人的大坏蛋，这人可是我少年时代读苏联侦探传奇的红色教父呢，你就这么摧残我的怀旧吧……”

说归说，面对“政治文化”冲突，我一向的对策是不较真。我又不是愤青。于是，我转眼瞄电视。那里在报道杀人案的审理，看着报道，惯用的字眼滑出嘴边：“杀掉算了！浪费纳税人的钱。”

“呵呵，”斯蒂夫微笑着说，“我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你唇上粘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去你的，于是我开音响，听我的瓦格纳。而斯蒂夫跟着发挥，说他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得，得，我没要摇滚斯蒂夫你非喜欢歌剧啊。但是，斯蒂夫偏问：“你怎么会喜欢瓦格纳呢，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科波拉把瓦格纳的音乐当越战轰炸的背景，用在《现代启示录》的电影里，瓦格纳是纳粹音乐的象征。”

我奋起反击。我沉默。

瓦格纳。

我第一次听说瓦格纳是在火车上。

颠簸的马车把林柳从师部医院送回连队，我伸手接她，她先把一双拐杖伸下来，木头细腿落地了，她自己却很难支撑木拐。然后，林柳躺在卡车顶上被送到火车站，同学们围着她坐，替她挡着风。火车站台上，同学都跟林柳挥手哭，是羡慕的哭，可能瘫痪的林柳毕竟能回家。

酱紫脸连长跟车站有关系，我弄到硬卧票，林柳下铺我上铺，我送她到哈尔滨转车。我最后听她说她哥，林地，这个名字，好像音乐剧主题动机，在我心里响过无数遍了。

我听林柳在下铺的声音说，她哥很喜欢瓦格纳。

“最喜欢瓦格纳的哪一部？”我头朝下铺问，好像我多知道瓦格纳似的。

我的音乐知识可以说是沉默的，是从小说里读音乐，是想象音乐。我只是想知道他，想知道更多的林地。不过，那时我只问瓦格纳。

在晃荡的火车里听音乐女生林柳讲歌剧，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特别记住《漂泊的荷兰人》。瓦格纳这部歌剧的故事出自北欧传说，一个荷兰航海人发誓要做成在大风暴中绕过好望角

的壮举，为此作一世的航行也绝不畏惧。魔鬼听到他的誓言，罚他终身在海上漂流，直到世界末日，除非找到一个忠心爱他的女子，不然他永远不能解脱。每七年他可上岸寻找一次……

咣当当的火车声中，我头朝下听着。

拐杖林柳出现在我的病床前。她在街道工厂干活儿，轮到她来看我了。我跟她说我在看的书，说历史，她微笑起来，那种我好熟悉的笑：

“你应该和我哥聊聊天。”

好像过了很久的日子，等我好些了，我上她家去。

走进都市中的一个安静小院。她爸曾经是交通部副部长，当然，这时下台了。我明白了林柳，也明白那个我没见过，但是已经悄悄爱着的她哥。他们爸出国访问带回好多外国唱片。这家人都喜欢古典音乐。

林柳爸跟我爸一样，是山东人，那地方有硬汉传统，不过她爸脾气比我爸硬多了。他正在被审查，各地来人找他，调查他的老战友。他对来调查的人一律是破口大骂。骂得太兴奋，无法入睡，吃安眠药，吃上瘾了，白天一把把地吃着药，摇晃着大骂着走来走去，一跟头摔倒睡着。

在林柳爸骂人声，栽倒声中，跟林柳说着话，好像很平常地，顺便地，问到她哥。

林柳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静静回答：“你明天再来玩好吗？我哥明天回来。”

哦！明天！比所有从前都漫长。

我按捺着自己，故意去得晚一点。当我又一次走进小院，看到好多自行车。我和林柳说话，她却对我微微一笑，伸一个手指，

示意角落里一间小屋的门。

“他们一定在说你想的事吧，不过，我可说过的，他并不漂亮啊。”她温和地加一句。

那时候，我像逃一样，一路慌张地走向他。我紧张地想，我究竟能跟他们，跟他，说些什么呢？我该怎么说？

那时候，我深知圈儿里的男生，当他们提到“九级浪”的时候，不是在说一个地下流传手抄本小说，而是说那幅俄国油画。他们随口引唐诗宋词，他们写旧体诗，写自由体诗，可能两种都写，不过，圈儿里的京城男生最擅长的是：说。

古典文学。如果他们个个是古典文学的专家，那我恐怕也是。我们谁不是满嘴俄罗斯小说家，谁不能背诵普希金的短诗甚至长诗？放大古典，谁不能从马克思不费力地回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就像后来×代嘴边轻易数歌星，影星，名牌）。跟这些男生说话背景还应该包括高级干部读的十三本书，《雾月十八政变记》什么的，这标题在我眼里有惊险小说味道。

现代文学。灰封面上标明“内部读物”的西方新小说，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劳伦斯·彼得《向上爬》。

历史与新闻。这些男生像我通读《史记》？不过，我深知他们擅长借古今中外的旧铜镜掂量今天。当然，我也读爸带回家的大参考（最早 CNN，每天抢译供高级干部内部翻阅的国际新闻）。

当代历史与现代哲学。我细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熟悉螺旋式上升历史观。艾思奇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解释。我刚读完民国初年旧书《厚黑学》，指点人世道诡秘时如何处世观天，“圈中圈”会说到。当我检查将和他们和他谈话的准备，发现我像《共产党宣言》开头句子“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我像一个

隐而不彰的影子在京城中心新皇族边缘潜伏？

哦！语气！用什么语气和他讨论？血腥法国大革命味道？德国哲学小说音乐复调性？十二月党人在流放坑道里念诗的烛光效果？如果这些男生语调饱含深沉和激烈，那我……

一直在遥远信件背面的这个人，突然地，翻到正面来了，就在我的眼前了。

我推开他的房门，里面坐了好多男生。应当说，个个是我梦想过的男生。姿势松散，说话随便，并不矫揉造作，也许权力感与生俱来，不需要修饰。我挺怕这种男生，因为他们是自然的。跟自然打个平手都费力，要让他们看重简直不可能。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男生要是看我一眼，我都会沾沾自喜。

领导过时尚的男生穿戴变了，蓝制服袖口挂着破线，将校服膝盖带补丁，有的穿“国防绿”军服（我们过去鉴定这绿代表俗气），绿色散发着刚从军需库领出来的新光泽。这些男生的背都有点变化。有的驼起来了，被扁担压弯了；有的笔直了，军事操练结果。所有肩膀都在宽着，两腋后面拢起的肌肉向腰间倾斜，暗暗引走我的目光。这些男生在激烈地讨论什么，朴素里有着傲气，眼前的精神辩论，并非仪表的一切，让我花眼乱神，我暗藏的“9·13事件”和读书激发的历史与社会问题，就在眼前伸展着，我内心的慷慨激昂，在这里是不是女孩儿稚气……

现在，这些男生闭嘴了，角落里一个人在说话了。

越过众人，我看到他了。他，和他们，和京城圈子里我凭着一颗心气认识的精英男生，都不一样。

他妹妹说他“不漂亮”，好多年后我想，也许，她跟我说他的时候，看到我预先准备好的热情，（狂）热的（爱）情，一种激情

隐藏在不明确的“理想主义”献身意识里？她一定挺同情我，拿我没办法。而她更喜欢她哥，布下这个玩笑，也许是怕我失望。

她说的是真话，他真是不漂亮。屋子里其他男生都是虎狼般身材，或高大，或瘦长，而他，矮小粗壮。这位曾经的足球中锋，看起来更像长年在田里干活的农民，剃着马虎的小平头，不很齐，我几乎可以看见，他披着条脏毛巾，他媳妇拿把生锈的推子在猪圈旁边按着脑袋推出来的。

他说话带着一点儿让我挺敏感的外乡口音，啊，染上乡土味了。他穿着大学时代的衣服，真正的旧军装，几乎洗白了，肩边有旧军衔襟儿，靠脖子是双排小洞，用来吊军衔带的。洗白的军装上，洞眼儿锁边线之间的颜色显得格外深。

我看那襟儿，又看他的眼镜。眼镜是这人浑身上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唯一标志。淡黄色塑料架，一条镜腿上缠着胶布，黑糊糊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四周，被太阳烤得太久，风吹得太久，一条条细小皱纹像田野中企图保住水的一道道渠，使眼睛显得小了。不过，架着眼镜的鼻子笔直，精致得无可救药。

对于第一次见面，我只记得鼻子和肩上的军衔襟儿。有时候我跟左边右边的军衔襟儿轮流说话，有时候我跟鼻子说话。像跟陌生人说话时所有傻兮兮的女生一样，我不好意思直面他。不过，就这样，我们一定说得十分热烈。因为，后来林柳问我：“你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啊？我哥哥会这么快乐？”

她一辈子都不知道，她这句话让我多快乐！

想想看，我，混了张初中文凭滚出校门的女孩，没学过高等数学，基础物理，连电的正负极原理都不清楚的六年级生，让一个念完军事科学大学的高才生，让一个被流放回乡的政治犯感觉到谈话的快乐！

我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就是努力回想，我也完全记不得了。大概，我们从公元前说到公元后？从历史说到当下？京城青年习惯这样说话，好像职业外交家，闲扯内容也覆盖世界局面。

他回答我一直存记心里的关于他的传说？他能模拟贝多芬的交响曲？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在田埂上走着夜路大唱着，一跟头翻到地里去了？还是他说那是开玩笑？

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苹果树。

他流放的村子很穷，村子的二百里之外有水稻田，一百里之外有苹果树，离县城才十里的村子没有水稻，也没有苹果树，连电都没有。生产队穷到没钱竖电线杆。于是，他带上村里年轻人到一百里外学苹果树嫁接技术，刚栽下苹果树。他计算过了，三年后结了苹果，用卖苹果的钱换来电，用电抽水浇地，就可以种二百里外有的水稻了。

他的计算，好像民间故事里的那位少女，在顶着一篮子鸡蛋去市场的路上，从鸡蛋梦到很多的鸡很多的蛋，梦想到嫁妆，看见子孙满堂的未来景象。

苹果树，未来电线杆，未来水稻，是屋子里男生都不大感兴趣的事儿。真是奇怪，怎么就成了他和我的共同美梦呢？我跟他谈剪枝，授粉，杀虫剂六六六。这样全然物质主义的计算和纯技术讨论，怎么会把我们两人的关系秘密地，持续地，保持了那么多年呢？

也许，跟我这个小学水平的女孩儿，说苹果树，远比讨论原子分裂方便？

半生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想过，我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他的谜底所在。当我后来的丈夫遇上我的时候，那人的方式倒是真古典，我们只谈“艺术”。我甚至比他更直截了当，因为我一眼

看出那人心底的打算，把它说出来，说我愿意帮助他得到京城户口，我们可以为此假结婚。那位后来做了我丈夫的人很吃惊，大概也没有遇过这样的谈话对手。

“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他温和地问。

我回答：“因为我早已经有一个人了。”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你们上床了？”我那后来的丈夫有些沮丧，但也不十分的沮丧。

我应该敏感他提问背后透露的性经验？不过，那时候，不是他的沮丧感，而是他提的问题让我吃惊我自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们？我们一直写信。”

难道，我会忘记我们如何约会？

“你知道，先有寺院，然后建成京城的地方？”林地问。

“潭柘寺，对吗？让我们去找建寺院之前先有的潭？”

我和他坐上长途汽车。车在山间盘旋，车里都是农民，还有鸡鸭笼子，车顶上绑着羊。鸡叫，鸭叫，前座后座的农民议论着农药价格，跟收成有关的天气，我们也在说同样的内容，说苹果树和电线杆，还说童话。

虽然，他提起格林童话的时候让我不免有一点悲哀，他是大学毕业生啊，跟我这个小学生就合适说童话？“说到德国童话，”我忍不住对他坦白，“我最喜欢的还是牛皮大王威廉·豪夫的故事。”

想不到，他也喜欢：“啊，我喜欢威廉·豪夫吹牛说骑在马上